

伊索寓言

伊索寓言

叙
丹

序

伊索產自希臘、距今二千五百有餘歲矣、近二百年、哲學之家、輩起於歐西、各本其創見、立爲師說、斯賓塞氏譏述、幾欲掩蓋前人、命令當世、而重蒙學者、仍不廢伊索氏之書、如沙的士、如麥生蒙、如沙摩島、如可踢安之人、咸爭以爲伊索氏產自其鄉里、據爲榮顯、顧古籍淪廢、莫獲稽實、獨雅典有伊索石象存焉、相傳伊索冤死于達爾斐、達爾斐數見災害、於是雅典始祠以石象、然則昌黎之碑羅池、神柳侯之靈、固有其事耶、伊索爲書、不能盈寸、其中悉寓言、夫寓言之妙、莫吾蒙莊若也、特其書精深、于蒙學實未有裨、嘗謂天下不易之理、卽人心之公律、吾私懸一理、以證天下之事、莫禁其無所出入者、吾學不由閱歷而得也、其得之閱歷、則言足以證事矣、雖欲背馳錯出、其歸宿也、於吾律亦莫有

所通伊索氏之書、閱歷有得之書也、言多詭託草木禽獸之相酬答、味之彌有至理、歐人啓蒙、類多摭拾其說、以益童慧、自余來京師數月、嚴君潛伯玉兄弟、適同舍、審余篤嗜西籍、遂出此書、日舉數則、余卽筆之於牘、經月書成、有或病其書類齊諧小說者、余曰、小說克自成家者、無若劉納言之諧謔錄、徐慥之談笑錄、呂居仁之軒渠錄、元懷之拊掌錄、東坡之艾子雜說、然專尙風趣、適資以侑酒、任爲發蒙、則莫逮也、余非黜華伸歐、蓋欲求寓言之專作、能使童蒙聞而笑樂、漸悟乎人心之變幻、物理之歧出、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、余荒經久、近歲尤耽於小說、性有所愜、亦莫能革、觀者幸勿以小言而鄙之、

光緒壬寅花朝閩縣畏廬林紓序於五城學堂

希臘名士 伊索寓言



有獅臥於叢莽、山鼠逸過、觸其題、獅怒、將撲殺鼠、鼠曰、能勿抵吾以罪、必報公、獅笑釋之、已而獵者得獅、繫以巨絙、鼠審其聲爲前獅也、嚙系而斷之、獅逸、鼠追呼曰、吾嚮幾膏公牙、公以爲縱我者、縱鼠耳、今知獅亦有獲報於一鼠者耶、公此後請勿鼠我矣、

畏廬曰、處勢據權、恩一人而忽獲其報、此間有之事、然權勢方盛、積仇積忌、而圖所以報者、不甯可慮耶、故小人之念私恩而報者、其積私仇、則亦

必報之矣、

就乳之羔、失其羣、遇狼於水次、狼涎羔而欲善其辭、俾無所逃死、乃曰、爾憶去年辱我乎、今何如、羔曰、去年吾方胎耳、焉得辱公、狼曰、爾躡吾草積、實溷吾居、羔曰、爾時吾方乳、未就牧也、狼曰、若飲澗而汚吾流、令吾飲不潔、羔曰、吾足於乳、無須水也、狼語塞、徑前撲之曰、吾詞固不見直於爾、然終不能以語窮而自失吾哉、嗟夫、天下暴君之行戮、固不能不鍛無罪者以罪、茲益信矣、

畏廬曰、弱國羔也、強國狼也、無罪猶將取之、矧挑之耶、若以一羔挑羣狼、不知其膏孰之吻也、哀哉、

驢行野、聞草蟲鳴、悅焉、而欲效其聲、問曰、爾食飲何屬、而鳴如此、蟲曰、亦飲露耳、驢審飲露善、乃去芻而露飲、積十日、驢死、

畏廬曰、驢之不能爲驥、脫見驥而學之、猶曰、從其類也、露飲之物、殆辟穀導引者倫、以血肉之軀效之、安有不死、故欲變其術、以自立於世、必當追躡强者之後、若湛於虛寂、適足自斃其身、

狼搏獸而骨齧其喉、不能出、懸賞購能出其齧者、鷺應募至、入喙狼喉、骨出狼愈、鷺責諾、狼怒、嚼其齧曰、爾試審天下安有探首狼吻、而能完其首以出、則狼之善君、所值已不貲矣、胡仍責償、嗟夫、天下爲冤人謀、能不爲所陷、爲願已足、安可責之以常理、

畏廬曰、凶人以殺人爲利、猶強國以滅國爲利、不審其包藏禍心、而厚結以恩、將終爲其所覆、彼心蓋知有利而已、甯省所謂邦交耶、

有一父而育數子、迨長不相能、日競於父前、喻之莫止、思示之以物、萃則成、暌則敗、令諸子合羣、一日取小竹十餘枝、堅束而授諸子、令折之、

諸子悉力莫折、父乃去束、人授其一、試之果皆折、父喟曰、爾能同心合羣、猶吾竹之就束、匆遽又焉能折、若自離其心、則人人孤立、人之折爾易耳、

畏廬曰、茲事甚類吐谷渾阿柴、然以年代考之、伊索古于阿柴、理有不襲而同者、此類是也、夫歐羣而強、華不羣而衰、病在無學、人圖自便、無心於國家耳、故合羣之道、自下之結團體始、合國羣之道、自在位者之結團體始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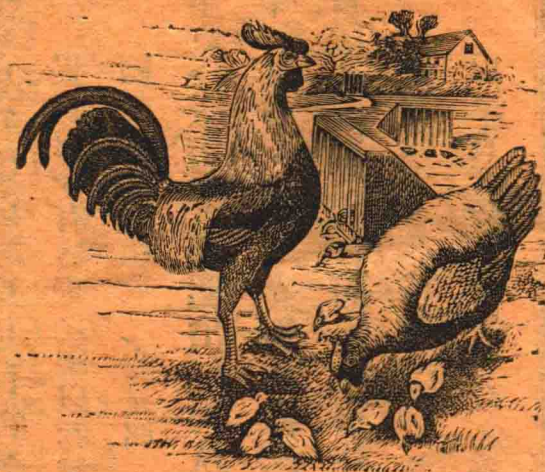
蝙蝠夜飛、觸壁而墜、爲鼠狼所獲、蝠乞命於狼、狼曰、吾性與羽族爲仇、蝠曰、吾雖善飛、前身鼠耳、非羽類也、狼釋之、已而復墜、更爲他狼所得、蝠復申前語、狼曰、吾最惡鼠、蝠曰、吾固鼠、然今蝠矣、因而復免、嗟夫、因變而全身、此蝠蓋智者之倫也、

雄雞率雌飲啄、抓地出寶石、其光瑩然、雞顧而歎曰、爾出世苟遇其主、

必以處寶石者處爾、俾爾得自副其爲
寶石者、今遇我、直不如一粟、

畏廬曰、以寶石之貴、求貴於雞、乃不如
一粟、然則名士處亂世、自命固寶石也、
能不求貴於雞、始無失其爲寶石、

燕與烏遇於林間、而各炫其美、烏詆燕
曰、爾羽榮於春、寒至則瘁落、吾羽凌寒
益完、殆吾勝、燕慚而去、



畏廬曰、燕羽雖經冬瘁落、燕種不因此而亡、且燕之飛行、日萬里、其力猛於
鐵路、烏鳥飛鳴榆槐之間、分固不足以哂燕也、男子亦自葆其萬里之志耳、
鄉里之評論、甯在所恤、

羣獸野集、立獅爲王、王獅自明性善不虐、且甚愛其類、猝攫之、亦勿怒、獅既卽位、馳檄四方、羣獸咸戾、約曰、今後羊也、隸狼、山羊也、隸豹、鹿也、隸虎、兔也、隸狗、並居無忤、若友焉、兔見而歎曰、余之期此非一日矣、大王令果行、則弱者均足自保矣、其果然耶、

畏廬曰、今有盛強之國、以吞滅爲性、一旦忽言弭兵、亦王獅之約衆耳、弱者國於其旁、果如兔之先見耶、

畜狗之家、主人啓關出行、狗臥適當其闌、主人叱曰、爾倦而梗吾道、吾今行具已飭、胡不吾從、狗徐起而搖尾曰、主人、吾一身耳、何時不可行者、觀此則食人食而惰人事、往往委過於人、其自視又焉得過、

畏廬曰、天下非英雄、不能引過、彼食人食而惰人事、固有所謂自全之道、足以塞責者、故國家非行政之善、督率之勤、不足以立懦人、



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、他蟲饑過其側、乞粟於蟻、蟻曰、而胡爲不儲糧於夏、蟲曰、吾方嚮夏風而歌、蟻笑曰、君當夏而歌、則亦宜乘冬而眠矣、胡言饑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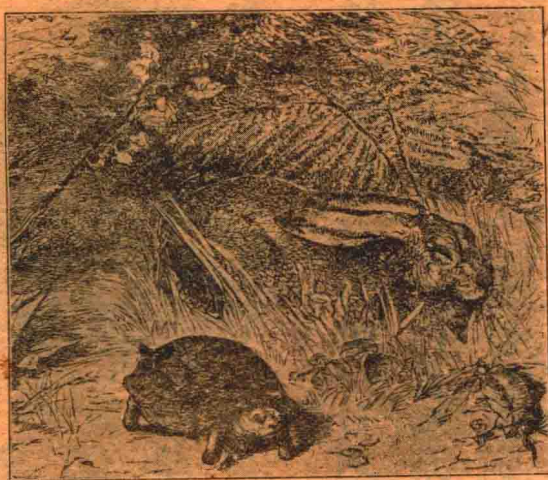
畏廬曰、平日不儲才、事集求才、平日不練兵、亂起徵兵、均非善謀國者、

燒炭之翁、治炭於山中、一日遇業漚者於道、炭翁請與同居、俾各省其家費、漚者曰、吾漚以白爲職、奈何與治黑者同居、卻之、

畏廬曰、小人之溷人、其始必餌人以利、求免其溷者、當屏其餌、

童子捕蝗於野、大得蝗、有蠹伏其次、童子將並捕之、蠹出其鉤示童子曰、爾試近我、匪特莫能窘我、將並爾所得蝗、亦將盡失之矣、

畏廬曰、蝗害稼、蠹螫人、在律均宜殺、然捕蝗者衛稼耳、蠹不害稼、科以見行之律、則無罪、欲誅小人、株連於其事外者、恆召其噬、



兔哂龜曰、爾縮其足而行紆、其狀甚醜、龜曰、爾自侈其行如御風、然鬪疾或不吾勝、兔大笑、乃示龜以徑途、立表於三里之外、爲之的、延狐爲監、約先及表者勝、於是龜兔咸舉足行、而龜行甚緩、嚮表而進、未幾至其的、兔自信行疾、知龜無能爲、假寐於道周、以爲寐醒、而龜行仍莫至、既醒逐龜、而龜已前至、睡移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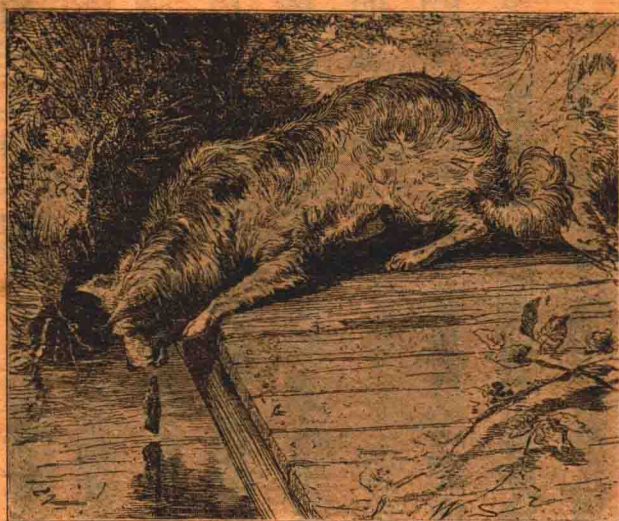
矣、

畏廬曰、聰穎自恃者恆無成、

漁者漁於澤、暇則治樂、甚精、挾簫及罟、至海濱、下罟據石、吹其簫、以爲魚當聞簫而自躍於罟、迨久候、莫獲一魚、置簫投罟、魚乃大獲、且爭躍於罟中、漁者曰、爾乃大悖、吾吹簫娛爾、乃不一至、吾置簫而大獲、何者、

畏廬曰、所操與所求歧、焉能獲、一置簫、則志專于魚矣、學者志學而別有所挾、宜其窮老而莫得也、

犬得肉、經溪橋之上、沈影水中、以爲他犬也、水紋蕩、見其肉、大逾己肉、乃



自棄其肉、獰視水中之影、將奪之、遂並失其肉、

畏廬曰、貪人無厭、終其身均沈影水中也、

犢車過狹巷而陷其轍、御者惶急、目其車而呼神、神聞號而至、戒之曰、肩而軸、鞭而牛、車脫險矣、焉待呼我、而惟致力於能盡之地、始大有驗、憚其勞而哀我何益、嗟夫、人惟自求助可爾、待人而爲、雖神猶不爲庇、而況人耶、

魴生而盲、一日告其母、自詡能視、母魴欲證其不能視之實、乃取檀香之屑、陳其前、問之、魴曰、石也、母魴歎曰、爾盲其目、且並盲其鼻、

畏廬曰、以新學之明、證舊學之闇、自知爲闇、則可以嚮明、若居闇而侈明、未有不爲一魴者、

有牧於叢蔚之地、而亡其犢、四訶莫得、祝曰、神孰能知吾犢所在、請殺

羔酬神、一日跨小阜、見巨獅方噬其犢、牧者大恐、更祝神曰、吾嚮言得犢、酌羊、今求犢得獅、將并亡吾身、神更庇我者、吾當不愛吾犢、且殺犢祀神矣、

畏廬曰、牧者以犢爲命、至忍殺犢、怵於禍也、嗚呼、天下愛命之人、甯舍其所牧者衆矣、

麋謂其母曰、母軀壯於狗、走疾於狗、且吾父有角以自衛、乃畏狗彌甚、何也、母鹿曰、吾均知之、特吾聞狗聲輒震、盡吾力所能及、必趨避之、觀此則積餒之人、雖力助之、又惡能益其勇、

畏廬曰、以主客之勢較、主恆強於客、今乃有以孤客入吾衆主之地、氣燄懾人、如驢之懾鹿、志士觀之、至死莫瞑其目矣、敬告國衆、宜各思其角之用、

驢與狐友、誓相爲衛、一日同履郊坰、值食、遇獅於野、狐徑謂獅曰、吾請

助公得驢、以易吾死、獅陽許之。狐引驢投之深穴、意以獅戀驢、必且同陷、吾得以逸。獅見驢陷、知不復脫、因先斃狐、始徐步以取驢於穴。

畏廬曰、此事類因果之說、實則非也。狐之陷驢、已以機啓獅矣、獅觸機亦立啓其殺狐之機、蓋物理應爾。若云因果、彼司命者、安能簿錄其事、日日逐人之後耶、

人寘蜜隱處、而覆其罋、流蜜被地、蠅羣集、爭入其足、並翼而膠之、死蠅無算、蠅垂死羣相詬曰、吾輩乃大愚、圖一蜜而喪其軀、是尋樂而趣禍也、故天下之至樂、從辛楚而得者、其樂永且無禍、

畏廬曰、小人未始無悔禍之日、獨其悔恆在事後耳、人謂小人樂死於禍、冤哉、

野獸鱗集、爭詡誰之多子、質于雌獅、曰、君一胞、得子幾也、雌獅笑曰、予

每育一耳、然其生也、卽爲獅、天下貴產、不以數爭、安有以多寡定貴賤者、

畏廬曰、支那莫審衛生之術、嫁娶旣早、而又苦貧、故得子恆羸、歐西人、量力而娶、娶則能育、胎教及保嬰之術、在在詳審、故其民魁碩精悍、寡夭折之禍、其種不必盡獅也、然其對支那人固獅耳、

蛇方冬而蟄、田者得之、而憐其殭、置之腹上、蛇蘇齧田者、毒發、田者死、垂死言曰、吾施德及於惡物、吾死顧不宜乎、天下博愛之人、不能使陰毒之小人、反而爲善、甯在一蛇、

畏廬曰、陰毒之人、固不足憫、然無素而引爲心腹、託以性命、此事雖墨子不爲、吾友韋生、哀一瘟丐、就而診之、遂以瘟死、并死其妻與女、彼瘟丐非蛇也、第其毒足以死人、韋生樂善、猶田父也、其死狀與田父埒、正坐無素而託以